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八十一回 昔人已乘黃鶴去

一九六〇年，丁一出生於四川樂山。七歲時，文化大革命風起雲湧，次年，他的父母捲入武鬥，雙雙被人打死。他無兄弟姐妹，鄰居一位被迫還俗的老道士，見狀便將他帶回四川的青城山。青城山是邛崃山脈南下的東支，中國道教聖地之一，為十大洞天之一的第五洞天。山中有八大洞、七十二小洞，乃神仙都會之府。因四周三十六座山峰，恰如蒼翠合圍的城廓而得名。其特色即在奇麗清幽之「幽」字，「青城天下幽」與「夔門天下雄，劍門天下險，峨嵋天下秀」並稱川中四大絕景。

老道帶著丁一，避開建福宮、天師洞、上清宮等人跡滿佈之處。繞過青苔溝，隱匿在載天山一處樵牧不至的山坳裡，將他撫養長大。

長時期的營養不良，導致丁一身材矮小，二十五歲的青年看上去還像個孩童。然而在老道的調教下，倒是學了一身本領，除了符咒丹籙、通靈驅鬼的本事外，內外家功夫也有相當的基礎。

一天，老道把丁一叫到身邊，慎重地說：「為師是上清門下，符籙派第一百四十七代傳人，道名青城子。因天劫降臨，我道有百年之難，是以觀毀道存，緣危法藏。此時正值群魔亂舞，世途不靖，你是我關門弟子，肩負道法傳承之重責大任。未來舉世一統，中華文化大放光彩之際，人間明燈高懸，智者輩出，你應以新法弘道，勿負所托。

「你有三十五個師兄，有的道成飛升，有的尚在人間掙扎。唯你有此機緣，責任重大。我將雲遊九天，但每隔十年，我會回來指點你。道家四九天劫係本門天尊奉昊天之神命，以道法宣示人間，凡四九百年。行將屆滿，太清典籍將浪遊宇間，道法另傳。

「然而，太清門下專研道理而無實力，你係應此劫而生，宜與太清傳人合作，弘道護法，濟世助人。你將有三十年劫難，代世人受過以償餘孽，必須應驗。

「第一個十年你要遍歷災厄，等知曉人間艱苦，才能處世圓熟。然後再結緣十載，合眾聚義，行道濟世，發揚文化，普渡眾生。最後十年才開始證道，直到證得金丹，丹成道昇，至時機緣和合，一切自能水到渠成。

「你今後遭遇離奇，須知世事因果相循，莫非應前孽而生，非人力可規避。千萬記住，道法乃通天之神器，不得濫用，尤不可輕易炫耀！欲證丹道，須去三尸！更勿輕忘天下蒼生，人溺己溺，人饑己饑，謹記！謹記！」

說罷，老道身形頓隱。

丁一乍聽此言，有如晴空驚雷，一時摸不著頭腦。這位追隨十六年，如父似師的老道，遽然就此形影杳然，他呆楞半晌，不知發生了什麼事。

等他神智清醒過來，眼前空山寂寂，師父果然不在了。他奔出洞口，狂呼師父，漫山遍野的尋找，最後精疲力竭，倒地昏昏睡去。

丁一知道師父有神鬼莫測的本領，但他不相信師父果真就此棄他而去。他死心踏地，一個人在山上苦等了年餘，每天翹首企足，等待師父歸來。

秋深了，大地一片枯黃，冽風常時呼嘯而過，沙霧滾騰，葉雨飛翻。青城位於四川盆地之北，林木蒼鬱，青翠幽麗甲天下。只是時移序轉，大自然毫不留戀，瞬間就給大地換上了金黃的新裝。

山上積霧不開，尤其是清晨，氣壓一低，往往伸手不見五指。每當風一吹，樹一搖，丁一就彷彿見到老道人從林間採藥回來。掩不住孺慕之情，他總會搶到門外，親切地呼喚：「師父！您回來了？」

這天，也是滿山氤氳窈窕，丁一從竹林裡挖了幾根冬筍，正準備回去，眼前突然一個黑影閃過。他立即興奮地高喊：「師父！師父！您回來了？」

黑影越來越濃，果然有人從林間走出來。而且不止一個，兩個、三個……前後共有四個人，魚貫走到丁一面前。

為首是一個衣冠楚楚的中年人，滿身披著濕漉漉的落葉。他一邊拂去葉子，一邊以濃濃的雲南口音，問丁一道：「你是誰？怎麼會在這裡？」

丁一自隨老道上山後，從來沒見過陌生人，特別是那身筆挺的西裝，看得他目瞪口呆。這人一開口，他更不知所措，呆立在一旁。

「喂！小朋友！你住這裡嗎？」

那人見丁一沒有反應，手往前方一指，身後幾個人會意，逕向前走去，好像在搜尋什麼似的。他從口袋掏出一粒紅通通的小果子，在丁一面前晃一晃，又問：「小朋友，你認不認識一個叫青城子的老頭？」

丁一盯著這個人，一動也不動，原來不是師父！到底師父什麼時候才回來？該不該理會這個人？

那人見丁一不答，聳聳肩，把果子塞進嘴裡，懶得再問，往前找尋同伴去了。

丁一沒有把這個偶遇放在心上，只是對沒見到師父有些失望，繼續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其實哪裡有家，他住的只不過是個小山洞而已。由於他自幼練功，身輕如燕，走了十幾年的山徑，依舊是雜草叢生、棘蔓填擁，並沒有踩出一條路來。

丁一剛放下筍子，就見方才那人一步跨了進來，他四下望了望，說：「小朋友，你別騙我，你準是跟那青城子住在這裡！」

丁一無法拿定主意，要不要說話呢？眼前這個人很客氣，不過有些陌生。在這荒山裡，他赤手空拳打過老虎、抓過人腿般粗大的蟒蛇，生平沒有怕過什麼。只是這剛剛才碰過面的人，顯然是跟蹤而來的，不由得他不心生警戒。

這個洞穴隘若束管，而且非常潮濕。老道好像一輩子沒躺下來睡覺過，他早已辟穀，鎮日盤坐。唯有在照顧丁一時，才會離開那個已經千穿百孔的蒲團。有時傳授功夫、補補那件被單圍成的衣衫，或者給他弄點吃的。

丁一平常睡在一個竹篾編成的吊床，那人一屁股坐上去，說：「小朋友，我不是壞人，你不要怕。我們從雲南專程趕來，我們的書記病了，什麼醫生都看不好。他一再說，只有青城子能救他的命。三個月來這青城山我們都踏遍了，我相信他就在這裡。」

青城子？丁一記得師父提過，他的道名就是青城子。這人找了幾個月，看來不得到答案是不會走了，他只好老實說：「我師父早就走了。」

那人躍下吊床，興奮地說：「啊？是你師父！什麼時候走的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丁一說：「他是上次葉落前走的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來。」

那人失望地說：「你怎麼不知道？這是他家呀！」

丁一說：「他沒告訴我。」

那人想了一想，又高興地說：「他不在也沒關係，你既是他的徒弟，你跟我們回去，我也能交差。」

丁一拗不過那人，被他們當作神醫架到雲南麗江來。說是被架來也真不差，因為丁一初下山，對一切都感到新奇與驚懼。馬路上的老虎絡繹疾奔，他不敢越雷池，一路上還勞駕著兩個人攙他過街。

麗江是納西族自治縣，該縣書記李治國身兼數個委員會委員，來頭很大。偏偏這次患了一種奇特的病，群醫束手，中醫不行找西醫，國內不靈往國外。不知看了多少名醫，吃了多少靈藥，病情就是沒有起色。有一天，李治國突然對下屬宣佈，青城山上有個神醫青城子。只要他來就有救，萬一他不能來，他徒弟也行。

眾人聽了這番話，都認為李書記病情嚴重，已經影響到大腦，才會語無倫次。不料這卻引起一位林姓台商興趣，這位林先生

在當地投資觀光旅遊，又因為個人興趣，一直在尋找奇才異能之士。聽了李書記之言，他便出資僱了幾個人，給他們半年的時間，到青城山把青城子或者他的徒弟請來。

丁一糊裡塗地被帶到麗江，一見林先生，他嚇了一跳，說：「你背後有鬼，可能家裡有喪事。」

林先生見他身材矮小，衣衫破爛，開口便是鬼話，非常生氣，斥道：「小孩子胡說些什麼？你師父怎麼不來？」

丁一說：「三年前你挖了人家的祖墳，打官司又買通小人，所以有此報應。」

這件事只林先生自己心裡有數，眼前這小子看起來不驚人，三兩句話就把無人知曉的事揭發了。一時間他頭皮發麻，渾身冷汗，連忙下跪說：「小神仙！我平日有廟必拜，初一十五也都吃齋念佛，從來沒做過虧心事，請小神仙保佑！」

丁一把他強拉起來，說：「我不是小神仙，我看得見鬼，是鬼告訴我的。」

林先生臉色發白，雙腳抖得無法站穩，他扶著牆壁，結結巴巴的說：「真……真的有……鬼？別嚇我！」

丁一說：「你不是信佛的嗎？」

林先生平日開口是佛，閉口是神，這時窘迫不可言狀。他拿出手帕抹了抹前額，才說：「那只是趕時髦，大家都信，我也就信了。」

「你信什麼？」

「我相信神佛會保佑我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丁一只是好奇，順口問道。

「因為我們供養祂呀！」林先生面有得色的說。

「神佛不吃又不喝，為什麼要你們供養呢？」丁一不明白，這與師父所教完全不一樣，只好再問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們那裡的神佛還要看露點的脫衣舞呢！」

「看什麼？」丁一聽不懂。

林先生又懷疑了，連這點常識都沒有，肯定是個冒牌貨。他眉毛一揚，大聲說：「神佛總要金裝吧？」

「金裝？」丁一越聽越不懂。

林先生氣得大叫：「你別給我裝神弄鬼的，金裝就是金裝，連皇帝都要金裝！」

丁一決定不再理他，只說：「城隍告訴我，你雖然造了不少惡因，但也積了很多善果。比如說你偷偷幫蔡家還債，平常也樂於施捨，這次又回來救窮人，所以幫你說了不少好話。這次禍延子孫，是你無知的結果。」

果然消息傳來，林先生的獨生女兒出了車禍，送醫不治而死。

李書記的怪病也不藥而癒，據說鬼兒們一見到丁一，立刻撒腿逃之夭夭。

丁一就這樣一炮而紅，馬上成為當地居民眼中的活神仙。消息一傳開，麻煩緊跟著來。首先是各地趕來參拜的善男信女，整天纏著丁一不放，每個人都有說不完的故事、求不盡的願望。人人把丁一當作自己私人護身符，於是，宣傳的方式也變了，丁一不是上天派下來的，是領導到天上簽了合約，聘來為大家服務的。

為了攀交酬神，人的慷慨是無限的，山珍海味、錦衣玉食，無不盡揀好的供奉。可憐丁一的腸胃不知欣賞，皮膚也受不了優待，折騰了好一陣子，人們才知道活神仙只能吃青菜豆腐，穿葛衣麻鞋。

其實，這倒算不上什麼麻煩。人民沒有宗教信仰，在政治薰陶下，咸認為人只是一具物質體，活著只是為人民服務。大家的心態都一樣，既然人人都在為人民服務，少我一份算不了什麼。人人認定別人為自己服務是天經地義的，而接受別人服務也是出於善意，心安理得地「寬容」別人學雷鋒、做好人。

神仙為人服務更是理所當然，丁一經常被病患及其家屬重重圍住，從來沒有人想到他也會疲累，也需要休息。他一說要上廁所，人人臉上便露出不耐煩的神色，好像在說：「你是神仙，忍耐一下嘛！先把我的問題解決了再去嘛！」

丁一心很軟，為了避免跑廁所，只好少喝水。這樣不到一個月，就把膀胱憋壞了，結果引發腎臟炎。於是謠言四起，哪有會生病的神仙？一定是大騙子！

不要多久，這一帶一個個活神仙都冒出來了，而且每個神仙都像一個模子鑄出來似的。一看人面，不是說有鬼，就是頭冒黑煙，然後要破財才能消災。有的人一嚇病就好，也有人被治得鬼更多，病更重。

病好的一傳十，十傳百，病沒好的，就送到丁一這邊來。反正有最後一道防線，牛皮是越吹越大，甚至有人打出「藥師佛再世，各種絕症包治」的廣告！神仙們聲名大噪，因為果真百病全消，只是沒有人問究竟是怎麼好的。

這還不算奇特，由於丁神醫看病不收錢，一時城裡城外、方圓百里人人都生病了。就算沒病，有事無事，親近一下神仙、吸吸神氣也好。來人一多，每次都亂成一團，好不容易才讓大家排好隊，臨時總會有重要人物手持名片或介紹信，硬是插隊求診。

丁一實在不懂為什麼人總認為自己比別人重要？而且越是有學問、地位，越是覺得自己重要。他想盡方法開導他們，當著面每個人諾諾連聲，可是一反身，一切依然！丁一很想撒手不管，但又於心不忍，只好把這些人想像成荒山野谷的蔓草，一任自然。

一年過去了，丁一漸漸領會到師父所說的「第一個十年遍歷災厄」。人若未經歷災難，就不知人的需求，不知人的需求，就不可能知曉人間事，不懂人間事，就很難幫助別人。這原是天經地義的道理，但是社會上就有一種偏見，總認為「頭頂烏紗帽，身懷半壁天，一呼萬人諾，荒山變良田」。人只要努力往上爬，升官發財就行。

做了官或發了財，一切都有別人代勞，結果人人避免吃苦，拼命爭權奪利。讀書是為了享受，當官只要求威風，做事的人則推拖拉扯，功勞在己，錯失怨人！上上下下沒有人看得到人間疾苦。就像處居深宮的昏君，天天大魚大肉，玉粒瓊汁，聽臣子稟奏說老百姓沒有飯吃，自然會有「沒有飯吃，為什麼不吃肉？」的反應。

這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，人人熱衷於脫貧致富，辦企業、做生意。那位從台灣來的林先生，滿腦子生意經。他常說窮人應該多吃肉、少吃飯。因為科學發達了，三斤穀子可以產生一斤肉，而一斤肉的熱量大於四斤穀子。

神仙是林先生請來的，他便理所當然地成為神仙的經紀人。他勸丁一隨他環球旅行，把這些絕技表演給外國人看，一定能賺上大把大把的美金。

丁一聽得莫名其妙，表演什麼？大把美金又做什麼用？

林先生又換個說詞，願出資合夥開個診所，賺了錢再擴充成醫院，就可以幫助更多人。丁一從來沒有想過這種事，也不認為這樣有效，他只是成天忙著，讓自己受罪吃苦，以熬過這災厄處處的十年。

林先生火大了，他無法理解，天下怎會有不要金裝的佛？

一天，丁一正在為一位婦女治療闌尾炎，突見兩個武裝士兵走進來，命令丁一立刻跟他們走。

丁一嚇了一跳，說：「我在治病呀，不能離開。」

一位士兵說：「叫你走你就走，領導在等你。」

另一人說：「我們領導病很重，去晚了誰負責？」

丁一連忙運用陰陽眼，往深處一看，見面前一座陰森森的大堂，一些半明半暗的影像不停地晃動。他知道那就是地府，顯然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了。

丁一所習丹道，屬上清系統的「方術符籙」派。方是指策略，術是技倆，符指符咒，籙為籙冊。此派專研符咒、醫術、運數、宅穴等，以便修者行道濟眾。除此之外，另有玉清的「紫虛玉府」派，相當於人間的管理者，各有任務職司。還有一種是太清的

「道德理論」派，修成者能看透人生，跳出三界、不入五行。

一般傳說中的神仙，諸如呂洞賓、葛洪等，均屬道德理論派。這種神仙沒有固定職守，他們雲遊天下，隨機修行。如若功德圓滿，也能修成天仙，回歸鴻鈞。至不濟也能修成散仙，只要避過天劫，倒也逍遙自在。

方術符籙派多為道士，修者可以與天庭地府溝通。這種道術講究實用，在陽界掌管事物的氣運及人體的安危，在陰界則負責驅鬼降妖，並協調陽戶陰宅的平衡。

丁一看到大門一側掛著一柄劍龍刀，門庭內甲士左右分列，威風凜凜。他知道那便是紫虛地府，此事非同平常，不能管，也管不得。

丁一睜開眼睛，搖搖頭說：「我救不了，你們回去吧！」

那兩人好像沒有聽到，排開眾人，霸王硬上弓，一左一右把丁一兩臂一提，架上停在不遠處的一部直升機，揚長而去。早有人向李治國報告，這還得了！誰這麼大膽？等一打聽，他氣餒了，問都不敢再問。

雲南毗鄰東南亞黃金三角，邊境走私向來猖獗。僅僅走私尚不足道，其中還夾帶大批海洛英，經由中國內地，輸往世界各地。這些走私客組織嚴密，勢力龐大，不要說地方上人人畏之若虎，連上級政府都因國際關係的利害交錯，無人敢加聞問。

這次綁架丁一的，是金三角的第三號頭目尤華金。他罹患惡疾，花了近百萬美金，從澳洲買了一家醫院，整個搬過來，專門為他治病，病情卻一天比一天嚴重。

丁一聲名遠揚，尤華金三番五次派人去查探虛實，發現他果然有意想不到的本事。尤華金本人當然不能來，便買通關係人，用直升機把丁一接了過去。

這時正值盛夏，南國熱風襲人，滿山滿谷的罌粟花，萬紅千紫，搖曳在一片綠浪之中。暖風夾著醉人的花香，讓丁一感到無比氣悶。兼以直升機單調的隆隆聲，一種離世的感覺，陡然將他的神思帶到一個通紅的大洞中。

這個洞高穹爽然，兩端甚長，宛轉軒迴。中央頂部有一乳柱倒垂，一個黝黑高大、身被盔甲的人影佇立其上。

影子聲音低沉，對丁一說：「道友久違了！」

丁一楞住了，問：「你是誰？這是哪裡？」

影子說：「說來話長，道友前因已昧，而今後險阻甚多。所習道法，能夠不用最好，尤其是在應劫期間，各人有各人的因果，一旦招攬上身，便得承受應有的報應。此事千萬要小心，以免橫招天譴。」

丁一說：「我只是為人醫病，也算道法嗎？」

「救人濟世，尚屬本分，若用之於利己，則謂徇私。」

丁一點點頭，說：「是，師父也是這樣教誨的。」

影子說：「這次綁架你前去治病的是尤華金，此人係一惡孽下凡，雖以取毒為業，總是應運而生。此人之疾固不能不醫，亦不可一治即癒，此中因果宜善加拿捏。一個失當，恐怕另生風波。小神不能多言，話只及此，容後再見。」

說罷，影子遁去。丁一眼前一清，飛機已降落在一個數畝大的停機坪上。

機門一開，便有一隊身著迷彩衣，荷槍實彈的軍人，列隊上來。機上的兵士用槍尖頂著丁一，眾人魚貫向停機坪北側一棟平房走去。

大門一開，走出一個中年苗裝婦人，頭纏花布，半截滾邊上裝，腰下以長巾相圍。她一見丁一，滿面堆歡，轉頭罵衛士道：「狗東西，神醫來了，還不把槍收起來！」接著她向丁一行禮，說：「丁先生，對不起，我是尤太太，為了怕神醫不肯駕臨，派他們去恭迎，沒想到這幾個土丘八不知禮數，神醫千萬不要介意。」

丁一望那婦人便覺大不妙，她眉間煞氣極重，印堂發暗。他本想不管，尤其剛受到警告，不能多用道法，可是眼下此人有難，自己到底是管是不管？

轉而一想，師父曾說自己災難頗多，他人的苦難何嘗不是自己的苦難？如果只求消災，不顧他人的苦痛，自己能安心嗎？心若不安，能算消了災嗎？就算自己多受點罪，只要能解除他人痛苦，先讓自己心安才是上策。

當下，他用陰陽眼一看，面前是一個非洲獅的大家族。雄獅一生只負責傳種，族中有七隻母獅，為首的母獅想獨佔雄獅，但力有未逮。母獅群中爭風吃醋，無一寧日，這本是大自然的常態，不足為奇。

然而當這種生態背景，反映到人類社會上，成為某些族群的習性時，麻煩就來了。在這個家族中，尤華金就是那頭雄獅，尤太太則是善妒的母獅。丈夫有的是錢，又經常出外招攬業務。最近在泰國買了一個八姨太，旦夕伐之，身體都淘空了，而尤太太正值虎狼之年，又怎生消受？

尤太太請了多位名醫，拼命為丈夫進補，補得他筋肥肉壯。但朝辭白帝，夜還江陵，卻更是精枯髓乾。丁一再八姨太，竟有一種天竺鼠的根性，生性極淫，一年可生十二胎。幻化為人後，體態豐腴，美艷迷人。尤華金獲此奇寶後，為了避免諸多麻煩，強迫她結紮，以便自己隨時發洩。

這次尤太太真動了肝火，發動「政變」，把八姨太囚禁在一個地牢中。但不論她用什麼方法，就是無法讓獅王重振雄風，最後不得不把丁一請來。

丁一說：「尤太太，那個女人快死了，妳再不放她出來，麻煩就大了。」

尤太太聞言大怒，斥喝那兩個衛士：「混蛋！你們胡說八道，不怕死嗎？」

其中一個衛士連忙說：「我們什麼都不知道，什麼都沒說！」

丁一忙說：「與他們不相干，是我自己看到的。」

尤太太不信，說：「你怎麼看得到？」

丁一說：「我還看到妳虐待那個女人的情形，最近妳是不是常覺得腰痛？」

尤太太否認道：「胡說！我只是腰酸！」

丁一說：「那個女人身上有淫毒，妳和妳先生要用她的尿液來醫治！」

尤太太吼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丁一強調說：「你們的病都要用她的尿液來治！」

尤太太更是火大：「你這小子越說越玄了！是不是和那個女人同夥的？」

丁一說：「妳不相信就算了。」

尤太太不由分說，大聲道：「什麼神醫？滿嘴鬼話！來啊！把他也丟到地牢去！」

那個地牢原是個隕石坑，輻射線極強，直徑十公尺內草木不生。尤華金發現這個地穴很管用，只要在坑上搭個竹棚，拿來關人，不要多久便都化成白骨。屆時往坑底一推，連埋都不必埋。

兩個衛士把丁一往竹竿搭就的棚子裡一推，關上竹門，頭也不回就走了。

這竹棚有數十公尺見方，頂上天光直洩，周圍也只是用粗如人腕的竹竿網紮而成。地板更是不堪，兩根竹子的間距約有二十公分寬，一不小心腳就陷下去，便得與數公尺下的成堆白骨為伍，再也出不來了。

屋裡頭已經睡了兩個人，一個是鬚髮糾纏的乾瘦老頭，一個是神情憔悴，滿臉傷痕、衣衫零亂的少女。

丁一隨身帶有一些藥丸，他立刻取出讓二人含在口中，才說：「你們的情形我都知道，這裡邪毒很重，不要多話，我想辦法放

你們出去。」

那老頭已經氣如游絲，掙扎著說：「不用了，死了好。」

丁一來前已經感應過，知道老頭本是尤華金的管帳。因為貪污了一大筆黑錢，被人舉報，雖然嚴刑拷打，老頭堅不吐實，所以被關入死牢。

丁一說：「你死了有什麼用？那筆錢遲早還是落到尤華金手上。」

老頭勉強睜開眼睛，問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丁一說：「你以為朋友可靠？」

「朋友當然可靠，不然怎麼叫朋友？」

「你死了還和誰做朋友？」

「我的朋友可都是生死之交。」

「生時相交，死了各自東西。」

「那你說我該靠誰？」

「為什麼一定要靠誰呢？」

「我自己靠不住呀！」

「站穩一點，就有人靠你了，靠的人一多，自己就靠得住了。」

「你這話好像有道理，可惜已經來不及了。」

「來得及的，放心休息一下。等會把錢還給尤華金，我保證你將來發大財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

「你三年後橫財必應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留得青山在，還怕沒柴燒？」

老頭講得累了，爬到竹子較密之處躺了下去。

八姨太也清醒了些，爬到他對她說：「等會有人來放我們出去，到時妳千萬不要說話，否則我幫不了妳。」

八姨太似乎太過虛弱，不能開口，點點頭表示服從。

這裡有股很強烈的力量，像無數兔毛粗的尖針，直直由坑底衝將上來，不斷打在身上，讓人又麻又癢。丁一知道那是隕石的「毒性」，若要消滅此毒，勢必耗費不少功力。但是一個修道人不能顧惜自己，該做的便要做。

丁一立刻盤膝靜坐，調勻氣息，真靈潛入坑下一看，洞底白骨森森，數一數約有二十來具。丁一便畫符唸咒，為亡魂超生。

先前那個影子又出現了，開口便說：「道友，你這是何苦來哉？」

丁一說：「修道人怎能見死不救？」

影子說：「你救得完嗎？」

「隨緣吧！」

「你要隨緣，這輩子可不得清閒。」

「那還有什麼辦法？」

「也罷！我看得認了。」

「認了？認什麼了？」

「我是奉命保護你的天神，我還以為這和過去一樣，是個好差使。」

「誰叫你來的？我師父嗎？」

「我是玉清座下，官拜三品，道名伏魔大將軍。」

「大將軍！把這些孽障除掉，對你只是舉手之勞，為什麼任它在此害人呢？」

「咳！丁一，我們玉清派只負責做官，不管做事。」

「什麼做官做事？不都是修道嗎？」

「那你就錯了，人人得道成仙，玉清殿前豈不是要捕麻雀了？」

「啊，原來玉皇大帝也怕寂寞！」

「這可別多說，哪天你封神歸位，就有帳可算了。」

「我不幹，我要嘛修成大羅金仙，否則寧願做個散仙。」

「做散仙幹嘛？不能封妻蔭子，不能光宗耀祖！」

「做散仙才自在，位列仙班要排隊，你沒見我個子小，烏紗帽都戴不緊？」

「自在什麼？沒山可靠，沒兵可管，連研究經費都撈不著！吃的喝的全得自己張羅，弄不好好像你一樣，還要吃苦受罪！」

「時代不同了，今天的朝廷已經被商場取代了，有本事，我做生意去。」

「做生意？賠了老本怎麼辦？」

「賠了再動腦筋，總有賺的！」

「不跟你瞎扯了，你真要把這妖孽除掉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這叫輻射妖，在此已有千萬年了，我去向道德真君借了法寶再來。」

說罷，大將軍去了。

丁一看這坑有數公尺深，雨水長年沖刷，已形成漏斗狀的窟窿。底下石筍森列，不僅有人骨四散，還有各種蟲豸遺骸。石筍之中有一塊黑石，不過湯碗大小，周圍一片玄黑，在半公尺範圍內，連白骨都被薰黑了，見風即散。

丁一覺得那石塊散出的光線，很像師父提過的「五行絕滅神光」。這種光能致人於死，但也是治病救人的良藥。師父曾教他應用之法，沒想到居然在這裡看到。他懷裡藏著一個師父給的鹿皮囊，專門用來收藏各種毒物。當下他用師傳心法，右手用力一指，幾尺外的黑石立破，他便取了一塊碎片，放進皮囊中。

剛剛藏起皮囊，大將軍便回來了，劈頭就說：「你的面子真大，平常我要見道德真君，填單子都要填個半天。沒想到這次我才到南天門，真君已把一應物件給你備全，吩咐我速速帶來！你究竟是何方神聖？連我堂堂天朝三品都望塵莫及。」

丁一不懂他在說什麼，問：「你帶了什麼來？」

大將軍恭敬地說：「一是收妖的寶鼎，一是讓你套在鹿皮囊外的青玉環。真君交待，請急速將玉環套上。」

丁一謝了一聲，接過玉環便套在鹿皮囊上。

大將軍看丁一理所當然的樣子，忍不住問：「你認識道德真君嗎？」

丁一說：「不認識，他是誰？」

「連真君是誰你都不知道？難道神仙下凡後，什麼都不記得了？」

「我怎麼是神仙下凡？」

「如果不是，怎麼會派我堂堂三品大將軍來保護你？」

「我怎麼知道你是三品大將軍？」

「啊！你要驗證？好，請看！」

話才說完，天色突然大亮。丁一抬頭一看，天空排滿甲兵，軍容整齊，盔甲鮮明，旌旗招展，人壯馬威。

大將軍回身一擺手，萬眾一聲，震山撼岳，齊喊：「大仙您好！」

丁一忙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我相信你就是，不要吵到別人了。」

大將軍轉身笑道：「凡人哪裡聽得到？不過一陣風吹罷了。」

丁一說：「讓他們休息去吧！我們要忙很久，站著很累的。」

「他們都是靈體，不會勞累的。」

「那快把這石頭收了吧！」

大將軍左手向前一揮，地上便出現一個與人齊高的古鼎。鼎身銘文如麻，幾隻龍首龜身不知名的動物盤踞在鼎蓋，個個兇猛威武，作勢欲撲。

四名天兵，虎姿禹步，圍著銘鼎各據一方，若臨大敵然。大將軍口中唸唸有詞，繞鼎三周後，大喝一聲，鼎中一條金龍應聲盤旋而出。

金龍才飛到黑石旁，即見神光暴漲，龍頭對準石塊，張口一吸。黑石在吸力壓迫下，頓生七色光芒，明亮耀眼，轟隆之聲不絕於耳。

兩物相持片刻，最後石塊騰空而起，金龍一昂首，咻的一聲，已吞入腹中。大將軍更不待慢，立刻反繞三周，金龍掉頭鑽回鼎內。

丁一只道取一塊石頭，沒料到有這許多麻煩。他感覺胸部燥熱，伸手摸摸鹿皮囊，原來已經升溫了，這才知道絕滅神光威力至大。

大將軍行法完畢，對丁一行禮道：「大仙身上藏有絕滅神光，所幸有玉環保護。尚請交給小的攜返覆命，此物在人間易生禍亂，害人傷己。」

丁一慚愧地將玉環與鹿皮囊交出，說：「我只是一時心喜，並不知道竟然有如此強大的威力。」

大將軍小心翼翼地將鹿皮囊放入鼎中，說：「小將先去覆命，以後大仙若有差遣，心動即可，小將無不盡力以赴。」

丁一又學了一個乖，凡是不該屬於自己的事物，切勿動心，否則白白丟了個鹿皮囊。等他元神歸竅後不久，即見一個人匆匆進來，對丁一說：「大爺開恩了，跟我來。」

丁一說：「我一個人不能去。」

那人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丁一沈著地說：「你大爺是怎麼說的？」

那人無奈，說：「可是夫人另有命令。」

「是夫人大，還是大爺大？」

「當然是大爺大，可是大爺糊塗的時候多。」

「你看大爺這次糊不糊塗？」

「這次清醒得很。」

「那就對了，你打算去送死嗎？」

那人沒主意了，問：「那小的該怎麼辦？」

「帶我們三個去，你一句話都不要說，包你沒事。」

那人不得已，戰戰兢兢地帶著三人出了竹棚，一部越野車已在門口等候。車子方走了兩分鐘，就見前面交通堵塞，幾個人圍在一輛車前爭論不休。那是一部改裝的拖拉機，車上滿載雞蛋，車輪下躺了一隻山羊。

趕羊的呼天搶地，硬要開拖拉機的賠償，司機蹲在地上，置若罔聞。旁觀者七嘴八舌，不知是勸和還是挑撥，反正有的是時間，眾人越吵越來勁。

丁一見車上諸人安坐如山，便問：「他們要吵到幾時？」

司機聳聳肩，說：「天知道。」

丁一問：「我們就這樣等下去？」

司機反問道：「不然怎麼辦？」

丁一不耐煩，下車走近一看。山羊的左後腿被壓在輪底，正痛苦不堪的咩咩直叫。當事人只顧爭吵，無人理會山羊的哀嚎。

丁一俠義之心油然而生，勸道：「各位先別吵，把羊救起來再說。」

趕羊的大罵：「先救羊？那誰賠我？」

開車的苦著臉說：「我只賠得起一隻腿。」

趕羊的說：「腿還要你賠？賠一隻羊！」

丁一說：「我是醫生，我先幫你把羊醫好。」

趕羊的火大了，說：「把羊醫好！那我呢？」

丁一懶得囉嗦，瞑目動念，大將軍果然一請就來，他對丁一說：「大爺！你又自找麻煩了！連這種芝麻小事你也要管？」

丁一說：「我身上沒錢，能不能借一點？」

大將軍說：「財神爺說了，天庫裡只有金鏰子，來日你還時，要本利加倍算。」

丁一說：「為什麼加倍？」

大將軍說：「財神爺說，為了要讓你知道一切來之不易。」

丁一說：「行，拿錢來吧！」

大將軍拿出四個金鏰子，把其中三個交給丁一，說：「我為了你忙得不能回家，拿一個回扣，不算過分吧？」

丁一眼一睜，又回到人間，他遞了一個金鏰子給趕羊的，說：「我沒零錢，用這個買你的羊，夠吧？」

趕羊的一看金鏰子，大怒說：「這是什麼玩具？」

人群中有一個識貨的，大驚道：「這不是玩具，是赤金的鏰子呀！」他對丁一說：「能不能給我看看？」

丁一把鏰子交給他，那人拿著又舔又咬的，最後點頭說：「九成九，好成色！」

趕羊的一把搶過，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這才滿心歡喜地說：「你不要後悔喲！」說罷，幾個人一擁而去。

丁一連忙把山羊從車輪下拖出，好在受傷不重。他略事治療，羊勉強站起，咩咩叫了兩聲，轉眼就跳進林中去了。

開車的說：「喂！小矮子！我呢？」

丁一問：「你怎麼了？」

開車的說：「我的雞蛋都破了！」

丁一看了一下，說：「我沒看到有破的。」

開車的上了車座，放鬆煞車桿，再往路旁一衝，拖拉機一個翻滾，滿車的雞蛋都成了混蛋。他爬起來，惡狠狠地說：「你看，就是你，我的雞蛋全破了！」

丁一覺得冤枉，說：「是你自己弄破的呀！」

開車的說：「我自己弄破的？我瘋了不成？不是你搗蛋，我會翻車嗎？」

丁一這才知道的確是自找麻煩，他再拿出一個金鏢子，遞給開車的，回頭就走。豈料車夫一把拉住他，說：「怎麼？一隻跑回去的羊值一個，我這一車的雞蛋統統破了，一個鏢子你就想擺平？」

丁一心想，反正還有一個，財神爺早算準了，全給他吧！

這一來，越野車上幾個人立刻對他刮目相看。那副虔誠的嘴臉，就像財神爺供桌前的善男信女，無不渴望祂也給自己幾個金鏢子花花。

不久，車子駛進一處大莊園，看來警衛十分森嚴，三步一哨，五步一崗。年輕的軍人衣衫襤褸，武器卻極為精良，手裡持的都是AK 八〇自動衝鋒槍。

越野車經過三道關口，這才來到一座佳木扶疏的大院。一個神色衰敗、身材臃腫的中年人，坐在一棵華蓋如亭的槐樹下，身後兩個武裝衛士站得彷彿兵俑。

尤華金早等得不耐煩，一見車子駛近，馬上掙扎站起，身後的衛士連忙伸手相扶。尤華金用力把他們推開，顛巍巍走到車前，沙啞著嗓子罵道：「死鬼！怎麼去這麼久？到底接到了沒有？」

司機隔著車窗解釋道：「是副司令家的長工，霸著路不讓！」

尤華金憤然說：「王八蛋！」

車門一開，一股臭氣直衝出來。尤華金捂住鼻子，大叫：「怎麼這樣臭？」

司機說：「老爺，他們從死牢裡能活著出來就不錯了！」

尤華金望著後座，叫著：「卿卿！卿卿！」

八姨太雙手蒙著臉，跨出車門，說：「不要看我。」

尤華金皺眉說：「怎麼啦？那賤人把你怎麼了？」

八姨太忍不住了，嗚咽地說：「她把我的臉破了！」

「什麼？」尤華金勃然大怒：「讓我看！」他上前用勁把八姨太的手掰開，一見那張劃了三五刀，內肉外翻，紅中透黑的臉孔，嚇得連退三步，幾乎要摔倒。兩個衛士手忙腳亂地把他扶穩，尤華金一掉頭，說：「把他們通通關起來！」

八姨太叫道：「大爺！是我呀！我是你的卿卿呀！」

尤華金不耐煩地說：「破了相，還什麼親不親的？」

司機提醒說：「大爺，神醫還在這裡！」

尤華金這才想起，說：「啊！神醫！快請下來。」

丁一下車就對尤華金說：「你的病要八姨太才能醫，不然永遠好不了。」

尤華金詫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生什麼病？」

丁一說：「你生了三種重病，一是爭權病，那是醫不好的。第二種是貪財病，我只能給你減輕一點。第三是好色病，只有這個女人能幫你醫好。」

尤華金更覺奇怪了，問：「怎麼你說的和我夢中聽到的一模一樣？」

丁一說：「天下英雄所見略同。」

尤華金想了一想，突然大怒：「把他拖去槍斃了！」

丁一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尤華金說：「不錯！我病得很重，而且不止三種！哼！你只能治我的好色病，我為什麼要你治？我好色就是好色，而且要好好色！」

丁一說：「你寧願做鬼也風流？」

尤華金說：「放心，我死不了！」

丁一說：「你是不是感到氣促、心跳、頭昏？」

尤華金說：「是又怎樣？」

丁一說：「你若不及時治療，活不過三天。」

尤華金猶豫了一下，問：「你保證能治好？」

丁一說：「至少可以讓你多活十年。」

尤華金又問：「還能讓我玩女人？」

丁一說：「那就打對折。」

尤華金立刻問：「如果治不好呢？」

丁一說：「任你槍斃。不過有個條件，你先把他們兩個放了。」

尤華金說：「尤大是我的管家，他騙了我的錢，不能放。」

丁一說：「那你就槍斃我吧！你不放人，我不醫。」

尤華金打量這小個子，說話斬釘截鐵，看來不是詐唬。反正在這個山區，放與不放分別不大，先穩住局面再說：「好吧！先把他們關起來，如果我病好了，就放人。」